



■刊前絮语

感谢这些民间司马迁

□王慧

本期“人文齐鲁”刊发的《清末民初的荣成教育溯源》是一位民间探访者的文章。作者李继发热心于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搜集民风民俗、民间历史,以前我们曾刊发过他的《探访荣成百年海草房》,作者所探访的内容大多不见于史册,但却活在一些近百岁的健在老人的记忆中。这些记忆沉泛于民间,如果不是像作者这样的热心人及时挖掘,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消失。

幸好,我们有许多像李继发老师这样的民间司马迁。他们热心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民风民俗的挖掘,热心于老城老街老建筑的探寻和保护,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形成文字,投给“人文齐鲁”。正是由于这些民间司马迁的存在,“人文齐鲁”才得以风生水起,活色生香至今。因此,真的非常感谢这些民间司马迁。

除一些传统的栏目外,作为编者,我希望“人文齐鲁”里经常会有一些新鲜的视角。比如这期刊发的作者毕四军的《闲话“髡”字》,从一个字在字典里字义的慢慢简化引申出对汉字对地名变迁乃至一种就简文化的担忧,这应该不是杞人忧天。

髡本是山名,怎么后来就被人渐渐遗忘了呢?连字典上都简化得查不出出处了呢?还有多少像髡山这样的山被改了名,有多少像髡这样的字被替代了呢?一个特殊的地名往往代表了这个地方一种特殊的文化内涵,这种从学界到民间被一致简化替代掉了的地名不知有多少。即便民间可以因陋就简,学界编篡者至少应该更严谨些吧?否则我们如何去追本溯源,如何去寻找我们文化的根呢?

“人文齐鲁”不只是寻觅与钩沉,还希望带给大家一种现实的思考。

编辑:王 慧
美编:马晓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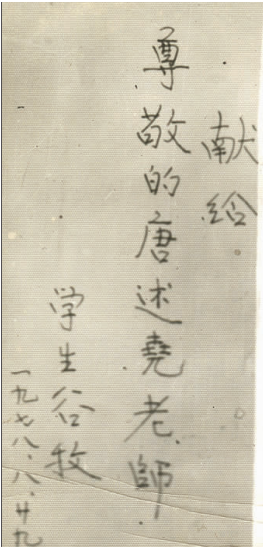
那么,请联系我们吧!
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寻和追溯,如果你热爱人文,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关照的是今日之发展

稿件及图片发至: wanghui3050@126.com

桃李芬芳 香满天下

清末民初的荣成教育溯源

荣成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地方,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教育,涌现出不少杰出的教育先驱:20世纪初被誉为山东“四大教育家”之首的鞠思敏;供职主志局续修山东通志百余卷的孙葆田;1906年创办“荣成县公立凤鸣高等学堂”的曲璜、刘培源等,都为早年荣成、威海乃至山东的教育做出过彪炳千秋的贡献。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海军上将李耀文等早期都曾学习、生活、战斗在成山卫,受益于老荣成的教育与启蒙。



1978年6月20日谷牧(右)与其一小老师唐述堯的合影。照片左为谷牧亲笔题字。

□李继发

谷牧曾就读于荣成官立高等小学堂

最近,笔者怀着无比崇敬与仰慕的心情,骑自行车走村串户,想方设法拜访荣成当地尚健在的地方名贤,从这些曾就读于荣成早期学堂的老人的记忆中,探访清末民初的老荣成教育。

笔者在荣成市成山镇成山二村采访了98岁的田正禄老人,他是荣成县立模范第一小学学生,1944年入党,曾任城厢乡乡长,是淮海战役支前的老功臣,也是成山万亩林海的设计师和奠基人。他曾先后在省地县三级做过25次典型演讲。当年在模范小学时,他与李耀文(原名张春和,又名张锡绅,1918年生,成山一村人,原海军政委、上将)是同班前后桌的同学。他和李耀文、张洪民(曾任俚岛区区长,已过世)当年成绩优异,轮争班里的前三名。他和孙继周(原名孙汝鼎,荣成革命的播火者,第一位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全国供销系统主要负责人)、曹漫之(原名曹元鹏,胶东革命早期领导人、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民政局长)是同在一个教室上课二年的甲班和戊班同学。

《荣成市志》载:“清末,废私塾、书院,建学堂。县境小学教育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年4月,邑侯刘应中改成山书院为官立高等小学堂,招收学生30人。”

成山书院是清朝嘉庆十四年(1809年),由知县张畬倡建的,为荣成第一家书院。学生入学须经严格考试选拔,书院治学严谨,当时远近闻名,很多学者慕名而来。

鞠思敏是清末成山书院晚期毕业的师范科举人(据说鞠思敏的祖父鞠方升是秀才,父亲鞠正色是举人、曾任山东省定陶县县学教谕,晚年曾讲学成山书院)。孙葆田则是成山书院晚期毕业的进士。据传清代大学士刑部尚书王士禛和历下诗人王苹都曾进过成山书院。《荣成市志》记载,据不完全统计,在清代170多年中,荣成县就出

过12名进士,50名举人,365名贡生。其中大部分是成山书院培养的。

田正禄和李耀文当年就读的荣成县立第一模范小学后来与官立高等小学堂合并,改称“荣成县立城区第一小学”。

县立第一小学校址在现在成山一村的书院街。学校被习惯称为:“南舍”、“北舍”。北舍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大庙。其实是文武帝君庙,(此庙主要供奉玉皇大帝)。一说是关帝庙、岳飞庙,后来改名为武庙。学校一直到1989年成山镇北大街改造时才拆掉。

田正禄老人回忆说,他上学时,就在大庙读书。成山三村的李文亭是校长(出身文秀才),学校有200多名学生,从高到低分为甲、乙、丙、丁、戊五个年级,一个年级有一位老师。98岁的老人还清晰地记得五个年级老师的姓名,当时学校开设国语、国文、修身、算术、图画、手工、唱歌、体操等八门功课。

学校老师思想开明,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还为学生讲授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先进思潮。为应付上头的检查,老师上课有时就像捉迷藏,有县领导来查学,李文亭校长就教学生背四书,检查组一走,就给学生讲三民主义。这些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思想大大拓展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从书本中抬起头来,开始关心风起云涌的社会人生,这就为谷牧(原名刘家语)、李耀文等后来参加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成山镇成山五村有位刘国模老人,今年86岁,曾就读于荣成官立高等小学堂,这里当时又叫南舍,属县立城内第一小学的高级部。据他讲,当年谷牧(1914年生,宁津镇东墩村人,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曾就读于此。曹漫之当年曾是该校的美术老师。

南舍校址,坐落于成山一村书院街,现李耀文故居,当年李耀文新婚洞房厢屋的南面。1979年,谷牧回老家时,曾亲自来此探望他的老师。

不仅为男子开蒙,而且较早开办了女子学堂

《荣成市志》记载:“1913年,成山卫城内建立了第一女子初等小学堂。上埠头、同家庄也相继成立女子初等小学堂,这是境内女子教育的开始。是



李耀文的同班同学,现年98岁的田正禄在向笔者介绍成山书院和高等小学的历史。

年,县内初等小学堂发展到116处,在校生3919名,其中女生96名。”听说女子学校的毕业生仍有健在者,经过查找,我专门走访了离休教师徐树敏和曾任村队保管员的龙福芝女士。

徐树敏,现年91岁,成山镇离休教师。她刚上学时,就读于第一女子初等小学堂,初小毕业后,考入荣成县师范讲习所。据徐树敏回忆,女子初等小学堂后来改名叫“荣成县立城内第二小学”。校舍用的是娘娘庙。当时是一个四合院,正屋4间,有东西各3间厢房。学习的课程与男子学校一样,学生不多,四个年级两个教室。学校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女人裹小脚,提倡妇女解放。

娘娘庙后来改为荣成县民众教育馆,成为李耀文、曹漫之初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的根据地。

龙福芝是第二小学1937年毕业的最后一届学生。她还参加了当时的童子军。据她回忆,童子军实行军事化管理,统一服装,统一活动。男校童子军穿一身黄色衣服,短裤。女子童子军穿黄衣服,蓝裙子,白袜子,乌眼镜。外出旅游,每人拿着一根棍,一根绳,身上挎着刀,还每人发一个紫包袱当围巾,走到哪里都被叫作“洋学生”,这让童子军们感到很自豪。

现年89岁的龙福芝1931年至1934年在娘娘庙读初小,1937年7月在文庙高小毕业。龙福芝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毕业证书,只可惜毕业证书只有一半。笔者看到,毕业证签署人是校长蔡秀荣。

蔡秀荣也是载入荣成史册的知名人士。据《荣成市志》记载,蔡秀荣(1913-1939),又名蔡雪滋,成山镇成山四村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从济南乡师学校回乡,被推荐为荣成县立城内第二小学(女子小学)校长。她经常向学生灌输抗日救国思想,教唱抗日歌曲,在学生中影响很大。她是荣成县妇女解放斗争的第一位负责人。

1938年4月,蔡秀荣加入党组织,她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开展地下工作。1939年春,她被调到“八路军五支队联合办事处”做秘书工作,6月16日不幸被捕,最后被敌人杀害,年仅26岁。

龙福芝对毕业证书缺损的另一半记忆犹新。她说缺失的一半中间有孙中山像,像的两边写有对联: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横幅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正面还盖有荣成县立城内第二小学和荣成县政府的篆字大印。证书编号上面还盖有一半红色篆刻大印,可惜字迹模糊,不能辨认。笔者推想,可能是山东省政府的大印。因为据龙福芝回忆,该毕业证书是由1936年毕业生王军(原名蔡玉君,毕业即参加革命,后曾任黑龙江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统一把两届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从济南捎回来的。

凤鸣小学桃李满天下

据《荣成市志》记载,“1906年,曲璜、刘培源、刘建中、曲廷祯、于凤山创立公立凤鸣高等小学堂”。

曲璜,荣成市埠柳镇凤头村人,清末县学廪生。因成绩优异,被选送到京师鸿胪寺序班学习。曲璜在北京游学期间,目睹清廷腐败,列强横行,他痛心疾首,立志救国。后因其父去世,回归故里。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曲璜奔走游说,筹建学校,期望通过教育造就人才,救国救民。

曲璜的游说,得到了同盟会会员刘培源、清末秀才曲心斋等人的支持,1906年,他们利用凤山古庙,开始兴办学堂。学堂教师知识渊博,教学得法,深受学生爱戴,远近学子闻名纷纷前来投奔上学。这些学生至今已大多作古,今天尚健在的少数老人,也都在89岁以上。

日前,笔者怀着敬慕之情,到埠柳镇凤头、车古村,探访了曾在凤鸣学校读书的孙万吉、曲乃镇、刘德礼。

92岁的孙万吉老人是凤鸣学校七级一班的毕业生,和胶东革命烈士、“一级战斗英雄”梁学福是同班同学。孙老还给我介绍了凤头村原荣成一中数学教师曲乃镇老人,并热情地领笔者到曲老师家里。孙老的热情好客,谦逊有礼,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凤鸣学人温文尔雅的气质。

据三位老人介绍,因为学校教学质量好,生源很广,东至俚岛,西到威海,都有学生前来求学。第十一级还首次招收了四名女生,其中一名叫曲贤敬,是学校创办人曲璜的孙女,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工作。另一名叫曲文惠,曾在陕西宝鸡任中学校长。

笔者采访回来,又从《济南第一团团史印谱》一书得知:1938年1月19日,“荣成埠柳乡校起义人员”(即凤鸣学校)在理琪同志和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被编为“于得水任大队长,林乎加任政委”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二大队”,成为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第一团的前身。

凤鸣小学于1940年2月,日军侵占荣成时被迫停办。两年后,日军在埠柳村安据点,凤鸣小学被全部拆毁。凤鸣小学历时34年,共培养学生3000余人。这些学生大都品学兼优,思想进步,不少人建立了不凡业绩:建国后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刘其人(刘德贤)、曾任八路军山纵五旅政治部主任的张铎(张锡周)烈士;刘今生(刘裕元)、鞠远辉、梁锡年、王传纪、鞠泽学、梁进忠、宋修仪等优秀人才,都曾在国家政府部门任过职。还有些学生后来成为工程师、经济学家、大学教授等,真可谓桃李芬芳,香满天下。